

蒙斋读书记

当代学者文史丛谈

本丛书谈文论史，纵贯古今，
述人物，述秘事，述轶闻，
述典章，述幽洞，各抒己
见。随笔所至，见掌故，见
识力，见趣味，见性情。

林鹏◎著

山西出版集团
三晋出版社

蒙斋 读书 记

当代学者文史丛谈

本丛书谈文论史，纵贯古今，
迷人物，迷秘事，迷轶闻，
迷典章，迷幽洞，迷各抒之
见。随笔所至，见掌故，见
识力，见趣味，见性情。

林鹏◎著

山西出版集团
三晋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蒙斋读书记/林鹏著. —2版. —太原:三晋出版社,
2010. 12

(当代学者文史丛谈)

ISBN 978-7-80598-222-9

I. ①蒙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读书笔记—中国—现代
IV. ①G79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28340 号

蒙斋读书记

著 者:林 鹏

责任编辑:张继红

装帧设计:天露霖文化

出 版 者:山西出版集团·三晋出版社(原山西古籍出版社)

地 址: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

邮 编:030012

电 话:0351-4922268(发行中心)

0351-4956036(综合办)

0351-4922203(印制部)

E-mail:sj@sxpmg.com

网 址: <http://sjs.sxpmg.com>

经 销 者:全国新华书店

承 印 者:三河市腾飞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660 毫米×960 毫米 1/16

印 张:16

字 数:330 千字

印 数:5000 册

版 次:2010 年 12 月第 2 版

印 次:201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80598-222-9

定 价:29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卷首絮语

文史不分家,堪称治学古训。鲁迅评《史记》曰:“史家之绝唱,无韵之《离骚》。”即以兼善文史取则,推为最高典范。回首历代硕学大家,文章巨公,莫不淹贯文史,通才博学。惜时至当今,学文者不治史,治史者不学文,人为割裂,鲜能造就通才。有鉴于此,我社广邀名家,纵而谈史,横而论文,各出一集,合成丛书,名之曰《当代学者文史丛谈》,实则以随笔之体为文史知识之自由谈。综观金性尧、黄裳等老先生,均为国内兼通文史而卓有建树者,此次慨允我社之邀,精心选辑其文史随笔,合旧篇新文于一编,述历史人物则评其曲直,讲风俗民情则探其本源,数典章制度则溯其沿革,征引丰富,多所参稽,而性情所至,谈古论今,烛幽洞微,切中时弊,率能集知识性、趣味性、思想性于一体,于广大读者不啻为熟面孔下的新创作。故本丛书不仅在于增知识,佐谈助,要而可窥见其一家之言,探寻其治学思想及轨迹,而多有所获。

林鹏先生是当今名书法家,其挚友张颌先生评云,善狂草,行云流水,天马不羁。为人意气风发,大有慷慨悲歌之概。平生好读书,手不释卷,数十年如一日。长于先秦诸子研究,尤专注《吕氏春秋》。好深思,不作凡思俗想,健笔凌云,言为心声。著长篇历史小说《咸阳宫》,世称学术小说;本书名《读书记》,则为学术随笔。其中《报仇之制》、《秦始皇杂记》、《彻法论稿》、《晋作爰田考略》、《吕氏春秋简论》、《吕氏春秋论札》等皆属精思之作,谈古论今,时出俊语;嬉笑怒骂,鞭辟入里;言谈真率,文如其人。本书宗旨,似专意于先秦文化,尤其是儒家士文化,探寻中华民族文化充满活力的源头之水,其精微独到之处,还须细心的读者于字里行间加意体会。



序



张 颌

蒙斋林鹏，吾之挚友也。以古稀之年，又将出版新作《蒙斋读书记》，可喜、可贺。章太炎先生有云：“轻易著书是妄，重于著书是吝，妄者不智，吝者不仁。”吾友林鹏，不妄不吝，得其中焉。林鹏为人处世，修养，文章，吾所深知。他善狂草，行云流水，天马不羁。生于燕下都，自制闲章曰“燕市狗屠”，意气风发，旁若无人，大有慷慨悲歌之概。平生好读书，手不释卷，数十年如一日。常有奇想，发为高论，令人有忽然柳暗花明之感。平日与我切磋文字，或稍举隅，即能豁然开悟。其读书之广，探求之深，颖悟之彻，著作之精，皆吾所罕见，亦吾所深服。这本《读书记》中，于经学、史学，多所创见，其精微独到之处，读者一读便知，无须赘言。吾友命其斋曰“蒙”，盖有深意焉。《易·蒙》之象，上山下水，仁者智者，其乐和同，林子陶然，乐在其中，静可养正，动可启功，亨利二德在焉。五台话自称曰蒙，汉赋中“蒙窃惑焉”，《文选》注曰：“谦词也。”君子谦谦，非徒自损也。况“蒙”中寓“复”，亦近于仁而远于咎，可以御寇，可以克家。蒙之义大矣哉！敢言序。

1997年11月26日

序 言

降大任

蒙斋主人林鹏先生交给我这部《蒙斋读书记》的手稿，嘱我写篇序文，我颇为惶恐。今人但知林先生是著名书法家，却不知他还是学问家。我虽亦同他不断地接触，漫无目的地聊天，偶而涉及读书心得，渐知先生雅好史学，尤嗜先秦诸子，有傅山遗风，却对他研治的学问不甚了了，实恐有辱为序之命。前年春，先生有大著历史小说《咸阳宫》问世，承蒙赠我一册，细读一过，始知其中有大学问，然一时也不摸头绪，曾作一文为之扬誉，称该书为“学术小说”，攸关国计民生、世道人心。在小说已经沦为自我对话、内心独白、文字游戏的时代，而能写如此严肃厚重的作品以飨读者，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。这现象本身就值得玩味，知道在世间毕竟有这等人没有被名利大潮淹没，还肯忧国忧民、精研深思，为民族为民众煎熬心灵，拷问历史，可见天下“读书种子”未绝，中华千年以降的民族精魂犹在。这种特立独行的意识给我们以希望和慰藉，尤其值得为浮一大白，颂之曰：“岂不伟哉！”

接着便费了整整三天时间，拜读这本《蒙斋读书记》，对照原来读过的《咸阳宫》，便觉两书互为表里，实为姊妹篇。虽则一为学术，一为小说，而其中精神灌注，一脉相承。要而言之，有民族的真精神在，中华民族绝不会颓败、堕落，且必将复兴。这点真精神就是中华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，无论什么金钱的狂潮、霸道的势力都压不倒它，摧不垮它。正如鲁迅的名言：“石在，火种是不会绝灭的！”

林鹏号其斋名曰“蒙斋”，他自承自己的学问是“蒙”出来的。蒙者，瞎蒙、胡猜之谓也。然而，读过《蒙斋读书记》便深感，此之谓蒙，实为顿悟也。林先生言，多少年来自己受蒙蔽，有客观上的虚假意识形态之蒙蔽，也有自我蒙蔽，但燃犀下照，精怪百变，尽露本相，如一旦发蒙，豁然贯

通,原来如此!林鹏称孔子是“东西南北之人”,我则称林鹏是“古今中外之人”。有古今中外之学,焉能久蒙不发、浑浑噩噩乎?然古今中外之学,谈何容易!那前提便是数十年如一日,博览群书,精研深思。熟悉林鹏的人都知道,林先生的苦读是出了名的,他不可一日不读书,一日不读便自觉语言无味,面目可憎。他本来只是粗通文字而已,就是硬凭着这种“发愤忘食,乐以忘忧,不知老之将至”的精神,攻关苦读,做起了学问。人们称赞先生的书法好,而鲜知先生之精于书道从读书中来。关于此点,本集有《蒙斋书话》一篇,极有必要请学书者一读,对读书与书法之关系,庶可发蒙也已。

书中发人之蒙处尤多,有些短章仅数百言,一两千言,非特发我辈之蒙,简直就是发千古之覆。从这里,可以领教蒙斋主人燃犀烛照的锐利眼光。向来称人才要有“才、学、识”,三者之中,“识”最紧要,而所谓识,就是融会贯通,有“顿悟”之效,是故蒙斋之“蒙”,人所难及。比如《足食足兵释义》一篇,谈孔子论政,有“去兵去食”的次第。今之权威译者译之为“去掉军队,去掉粮食”,且昔之大儒如朱子之释则曰“民无食必死,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,无信则虽生而无以自立,不若死之为安。故宁死而不失信于民,使民亦宁死而不失信于我也!”这里,孔子本言政治,是治国之道,要在足食足兵,于民有信。必不得已三者去一,应先去兵,再不得已,可去食。今人译为去掉军队、去掉粮食,岂有一国之君可以没有军队和粮食而能治国者乎?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?历来经师于此胡说乱道,不着边际。孔子倘有这种思想,一定是发疯了,他还算什么思想家,连小孩子都不如。婴儿啼哭,首先要吃东西,这是本能使然,否则就会饿死。今之权威居然以此宣扬孔子的治国之道,这是尊重先贤吗?不是!这是亵渎先贤、辱没祖宗!林鹏不信这一套,他蒙了一下,这一下蒙到了《汉书·刑法志》,志曰:“殷周以兵定天下……因井田而制军赋……有税有赋。税以足食,赋以足兵。”好了,白纸黑字,“税以足食,赋以足兵”,所谓去兵去食,一语道破,即免掉军赋,免掉田税,以此读《论语》“子贡问政章”,豁然贯通,合情合理,铁板钉钉,这便是发千古之覆。倘无林先生这一蒙,我们着着实实还要被蒙下去,不知伊于胡底。林先生之蒙,何可忽乎哉!尤其如朱子之释,要老百姓“死之为安”,简直要把孔子变成“率兽食人者”了,这绝不是尊重孔子,认真读“子贡问政章”,而是他在搞“发昏章第一”,而且让孔子搞“发昏章第十一”,去当天下第一蠢人!

又如《翔而后集》一篇，仅数百字，讲《论语·乡党》中一章。此章记孔子见野鸡起飞，翔而后栖于木，曰：“山梁雌雉，时哉，时哉！”“子路共之，三嗅而作。”后人有解释为子路不懂孔子的意思，抓只野鸡烧烤而拱执（献给）孔子，孔子三嗅其气而起。这也是闹天大的笑话。孔子叹“时哉！时哉！”居然被子路理解为要食时鲜的野味，孔子简直变成一位老饕了。林鹏在这里又一蒙，蒙出孔子由野鸡的“翔而后集”，联想到“鸟则择木，木岂能择鸟”，“鸟知择木，岂有人而不如鸟乎？”于是，孔子叹道“时哉！时哉！”即人尤其应当知时务而动，择主而事，慎其出处。孟子称孔子为“圣于时者”，时者之义，见《周易》多用的“时义大矣哉”之句义，即适时而动，不要盲动。这是孔子处世的大原则，不可不察。而后人包括朱子这样的大儒竟然扯到“烧烤野鸡”之义，这简直是佛头着粪，经林先生一蒙，解释得顺理成章。这种蒙，绝不见引经据典，旁征博引，这不是绝顶聪明的顿悟吗？清人讲校勘学，对古书疑难字句校读有内校、外校（他校）、理校之说，内校指对同一书中某一字句的反复使用加以分析比较，就中择善而从之；外校，对某书同一字句在不同版本中的异同加以比较，择善而从；理校则是不借助文献，从情理上推断其正误，就是设身处地，详情察理，按日常情理或经验来推断。林先生的所谓蒙，就有近似理校之处，准确地说是“理解”，按理去解。孔子想吃烧野鸡，如此贪口腹之欲，这是什么圣人？朱子之流，虽为大儒，侮圣非贤，一至于此，可悲可叹！“子曰：士志于道，而耻恶衣恶食者，未足与议也。”孔子又称赞颜回“一簞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，贤哉回也！”怎么一跑到野外，就想吃烤野鸡了呢？我们要感谢林先生为孔子平反，孔子地下有知，当会赞曰“贤哉蒙斋”吧。

《蒙斋读书记》中蒙得好的文章还多，如《式夷之义》、《听讼与无讼》、《人死有知无知》、《量而后入》、《鱼水关系》、《明堂之制》、《报仇之制》、《逆命》等均可圈可点，尤以揭露法家之苛暴无人道，痛斥秦始皇的愚民政策，论吕不韦与《吕氏春秋》诸篇，熠熠生辉，古今中外联系紧密，启人新知，发人猛省，这里无须赘言，读者自有能定之者。

这篇序文写到这里，突然想到，像林鹏这样一位原来的“狼牙山小八路”——他十几岁参加八路军，扛过枪，打过仗，过江，最终不过当了几天省委部属的处长——怎么会成为今天钻研学问、颇有创获的学者？我们有那么多的饱学之士，专家学者，居然有人认为孔子论政要去掉军队和

粮食,以此治国,岂不哀哉!他们多年治学,皓首穷经,读书读到哪里去了?也是赶巧,11月13日,我读了这本《蒙斋读书记》,去同林鹏见面谈论一点体会,他刚好接到一位老战友的来信,信中附回了1948年冬林鹏给该战友的一封信,只有巴掌大的两页纸片。信的字迹清晰可辨,其中林鹏对战友道:我们已经把傅作义的三十五军包围在新保安(张家口市东南),很快就会把他们歼灭掉。听说有不少同志南下,我希望这种事能轮到我头上,能够为人民的翻身做点事,是我们的荣幸!寥寥几句,一位洋溢着革命激情的年轻战士的形象跃然纸上,虎虎有生气。这种为人民的翻身做点事的精神,使我不禁感动万分。建国以后,林鹏转业于地方工作,历次政治运动,无一幸免。也许因为有革命老本钱,没有戴上什么帽子(也有一次在三反中被打成“思想老虎”),已属万幸!但人格上受到的侮辱,精神上的创伤,可以说是伤痕累累、血迹斑斑,但是他没有颓败,而是发愤读书,充实自己,还不是那一股“为人民的翻身做点事”的精神支撑着吗?于是,我懂了,明白了林鹏这本书的价值,是为序。在此,以我为林鹏七十华诞写的一首拙诗为结,诗云:

九死惊回百战身,
萧然依旧布衣轻。
权门乞势惭无术,
浮世沽名谢不能。
思想当年曾化虎,
风华此日欲骑鲸。
鸡鸣催舞倚天剑,
吟罢离骚意未平!

1997年11月15日草

自叙

许多年前,正是“文革”后期,经常同张颌先生做彻夜谈。先生治学严谨,相比之下,我则粗疏之甚。我发表一个观点,先生就问:出处何在?先生主张“言必有出处,下笔必有出处”。我有时候记得出处,有时候就记不清了,说是瞎蒙。我经常瞎蒙,当然也有时候难免蒙对了,不过也经常蒙不对。于是就起个别名叫蒙斋。

古人说,行年六十,自觉五十九年非。我也深深有此同感。常常想,这种非,无法避免。客观上,一辈子受蒙蔽,没法子;主观上,最糟糕,常常喜欢自我蒙蔽。这种自我蒙蔽,着实严重,着实普遍,实在没法说。工作近五十年,现在是行年七十,自觉六十九年非,强半是受蒙蔽和自我蒙蔽的结果。

后来读《易经》,才知道有个蒙卦。蒙卦是蒙生、蒙发、启蒙的意思。这个意思倒不错。再后来见了《古今人物别名索引》,才知道从前叫蒙斋的人甚多,竟有十人之多。大部分是宋明人,所以只好由他们去吧,自己依然不改。我想,他们可能是从蒙卦来的,或者,庄周号蒙叟,也可作为出处。我则不然,我还是瞎蒙的意思。

从前说过一句别人说过的话:好读书不求甚解。为这句话,从1959年到“文化大革命”,一批再批,没完没了。反正吃了饭也没什么正事可干,就搞大批判吧,只图个红火热闹。批判我的那些积极分子们,虽然不读书,却摆出一副“甚解”的样子,至今回想起来,依然觉得非常好玩。我能反复领略他们的教诲,实在是一种幸福。后来才知道,他们是“天然的左派”,是真理的“独占者”。我则不然,我只是瞎蒙。即使在批判会上,我也反复考虑过,我不敢强做解人。我觉得“求甚解”是非常难的,简直不可能。能说出的,能写出的,都是一知半解而已。我称之为“瞎蒙”。

近年来,写了一些短文,编辑同志建议出一本“读书记”。想来好笑,居然蒙出一本书来。不用说,这就是“一本书主义”了。

也是阴差阳错,居然在山西省担任了八年书法协会的主席。既然当了主席,对于书法艺术,也难免发表一些观点,也都是一知半解,也就是瞎蒙。有几篇关于书法的论文,也一并收在这里。当我写完这篇“自叙”,署名并记上日期时,才想起来,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。五十三年前,1944年8月28日,在龙居村,我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后来在三十一年前,1966年的今天,8月28日,我经受了想不到的考验。这些往事,现在还提它干吗!可是,怎么能忘了呢?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,知道吗?就此打住,算作自叙。

作者于东花园蒙斋
1997年8月28日



目录/CONTENTS

001 /	序（张颌）
002 /	序 言（降大任）
006 /	自 叙

001 /	式夷之义
009 /	报仇之制
019 /	秦始皇杂记
033 /	比干不通
036 /	量而后入
039 /	听讼与无讼
043 /	《孔子闲居》
046 /	鸟兽不可与同群
048 /	翔而后集
049 /	鱼水关系
051 /	人死有知无知？
054 /	明堂之制
058 /	“吾与点也”
062 /	逆 命
065 /	足食足兵释义

069 /	商君随记
090 /	除盗法
093 /	《檀弓》简评
095 /	“芻掩书土田”
098 /	晋作爰田考略
105 /	再论晋作爰田
111 /	彻法论稿
126 /	“彻我墙屋”解
132 /	《左传》可信
134 /	《淮南子·人间训》札记
136 /	紫塞雁门
139 /	贡助概述
146 /	《吕氏春秋·淫词》解
151 /	《吕氏春秋》简论
162 /	《吕氏春秋》论札
174 /	蒙斋遐想录
193 /	书法的本源
201 /	傅山书法论
213 /	书法与汉字
229 /	传统的觉醒
231 /	蒙斋书话

式夷之义

如果说古代文化就是贵族文化,猛一听有道理,细一想则不然。这首先就要问一下:贵族有没有文化?古代的奴隶主贵族,除了享乐什么也不会。需要记账算账,有奴隶给他干;需要念书背书,也由奴隶替他干。他不屑于干这些下贱事,其实,他也不会干这些下贱事。他除了享乐还干什么?这就是开会吵架,争权夺利,打仗或者决斗。这是西方古代的一般情况,至于中国古代则又有不同。中国古代——先秦的封邦建国的贵族们,他们原本都是部落联盟的首领(部落联盟的首领,一般都是选举出来的),后来因为战功或什么的功劳才被封的。这些所谓有国有家者,好容易苦巴苦业才熬上去,他们还得苦巴苦业地守住自己的家和国。四世而杀,五世而斩,一般是很不容易守得住的。“左师公曰:‘今三世以前,至于赵之为赵,赵王之子孙侯者,其继有在乎?’曰:‘无有。’曰:‘微独赵,诸侯有在者乎?’曰:‘老妇不闻也。’曰:‘此其近者,祸及其身,远者及其子孙。岂人主之子孙,则必不善哉?位尊而无功,奉厚而无劳,而挟重器多也……’”(《战国策·赵策》)这是一段有名的故事:触誓说赵太后。从前的小学课本(《古文观止》)上都有。你要想尽办法守住你的家和国,守不住则家也不是你的家,国也不是你的国。家国被削被灭者,到处都是,离黍之忧代代皆然。所谓存亡继绝也是有现成的才德之士者,否则想存之,想继之,不可得而为也。得什么?得才德之士也。由此可见,中国古代的贵族阶级(如果能叫做阶级的话),其流动性是非常大的。补充这个阶级队伍的,就是新进的士,有能力有水平并且有功劳的士。如此说来中国的古代文化正确的说法,应该叫做士的文化,士文化。

士是什么?这又是一个大问题。它是什么阶级?什么阶层?成分未定吗?那肯定没落贵族吧?先把自己用多种陈腐观念紧紧缠绕住,以至喘不过气来,还硬是不撒手。以为一撒手就憋死了,那是必死无疑。二十世纪就是一个给古人划定阶级成分的世纪,甚至给李白、杜甫都定了不同的阶级成分。这事情是很可笑的,因为它是非常严肃的。它的严肃性,

着实令人忍俊不禁。读书读到这种份儿上,也实在是可怜见的。

当你谈论中国古代史和中国古代文化的时候,便永远离不开这个问题:士是什么?古代有四民:士、农、工、商,士是四民之首。但是,问题一具体,情况就模糊起来了。中国人喜欢咬文嚼字。大都是从《说文》入手:“士者,事也。数始于一,终于十,从十一。孔子曰:‘推十合一为士。凡士之属皆从士。’”段玉裁注:“引伸之,凡能事其事者称士。《白虎通》曰:‘士者事也,任事之称也。’故传曰:‘通古今,辨然否,谓之士。’”又曰:“男子之称。”这种解释,宽泛之极。事其事者,就够宽了,又来个男子之称。如此说来,天下除了女人都是士。这又同四民之说冲突起来。现代学者,倾向于把士解释为农民,因为甲骨文的“士”字之形是“上”,好像地上发了芽一样。又嫌农民或农人不确切,提出士是自耕农的说法来。又提出士就是武士的说法。也有不同意见,说“通古今辨然否”,肯定是文士,士不包括武士。又有人提出,士即国人,他们都是自耕农。又有人强调士是“知书识礼”的人,说士就是知识分子。于是就推定,知识分子就是贵族阶级,就是统治者。他们是土地的拥有者。等等,等等。转了一圈又回来了,依然不知道士之为物,究竟为何。

在众说纷纭的情况下,事情最难办。其实,也可以说最好办:我们就按众说纷纭的情况办。也就是说,士者,事也,其人则芸芸众生,其事则纷纭无限。士们什么都干,什么都能干,什么都会干,不干没饭吃。什么都干,自然是自由民;不干没饭吃,就是没遗产,不是贵族,至多是贵族的庶孽,就是平民,庶民,或叫做国人。

先弄清他们的来路,再弄清他们的去向,如此这般,庶几差不多了。其来源有二:一是战争,二是庶孽。先说战争。“当禹之时,天下万国,至于汤而三千余国。”(《吕氏春秋·用民》)周初还号称千八百国。孟津之会不期而至者八百诸侯。春秋尚有三十余国,战国就剩十来国了,大国只有七雄。那些国到哪里去了?被消灭了。上古的战争,都发生在氏族之间,部族之间,诸侯之间。大鱼吃小鱼,几乎不要什么理由。古代战争也未必都是政治的继续。简单说就是生存的需要。较强的小国,吃掉别人,壮大自己,生存才更有保障。以强凌弱,以众暴寡,民族渐渐融合,统一的语言文化渐渐形成。后来所强调的仁义道德,在早期虽无明文,却也有些不成文的做法。这就是:武装抵抗者,被俘后大多沦为奴隶,或者牺

牲,对未曾抵抗的则予以优待。如武王伐纣,胜利之后,优待殷商未曾武装抵抗的臣民。接收过来的这些大小臣工和王族子孙以及庶人都变成了士。

第二就是本国统治者王公侯伯们的庶孽。夏启以后家天下,就有了传子传弟的继承问题。至周初,周公制礼,规定了传嫡传子之制。传嫡以长不以贤,传子以贵不以长。这一切都是为了避免争端。总之是只传一个。有继承权而未能继承的子孙,就成了诸公子,才学出众者尽可为官,有功者亦可受封,其他便都成了庶民,这就是士。

《管子》曰:“士处闲燕。”孔子曰:“士志于道。”那么,他们吃什么呢?他们必须做事,也就是在朝为官,在地方上做小吏,或在卿大夫家做宰臣,或者就托身豪门做食客。士是越来越多,官位没有多少。他们可以做买卖,可以研究学问,可以教徒弟,可以做各种手工业,甚至也可以领受百亩之田去做农夫。按规定,士都有五亩之宅,树之桑麻禾黍,收拾好了不至于饿死,可以耕余而读。再加上点小手艺,例如庄周最笨还会织草鞋。这五亩之宅的规定从什么时候开始有,殷商是否已有?不知道。周是明确记载,到处都有了。所以许行说:“愿受一廛以为氓。”一廛就是一份廛居,也就是五亩之宅。土地私有,恩格斯指出“是从住宅开始的”(见《马尔克》)。中国的情形也是如此,正是从五亩之宅开始的。在土地私有的问题上,中国学人有许多糊涂观念。有人说“初税亩”就是土地私有了。那管仲的变法呢?他们忘了土地私有是从住宅开始的。他们根本不知道恩格斯有这么一句要紧的话。我想,这是事实,恐怕也不是恩格斯发明的。伍子胥逃到吴国,见时机尚未成熟,便“退而耕于野”,则是领受百亩之田,耕种起来,秋后交纳田税。鄙野的农夫,也有严密的组织,从前以井(里)为单位,后来则以什伍。农人之中有优秀人才,乡亭每年都要推荐上报,压制人才者必受重处。所以,士即使做了农夫,确有才干,也有出头之日。冀缺被革职降为农夫,很快就得到推荐。从冀缺的事例可以看出,多数情况下,士是不肯自降为农夫的。他们宁可受穷,也要呆在城邑之中。“孔子卒,原宪亡在草泽”,做了隐士,穷得很。颜回身居陋巷,一簞食,一瓢饮,人不堪其忧,回也不改其乐。黔娄更穷,死了以后盖尸的袍襦都不能遮体。曾子说斜着盖,就盖严了。黔娄之妻说:“斜而有余,不如正而不足也。先生以不斜之故,以至于此。生时不斜,死而斜之邪?”曾子不能应(见《列女传》)。他们是给官不做,甘贫乐道。也

有没出息的，如齐人有一妻一妾者，虽为士类，形同乞丐。故而《孟子》无情地鞭笞他们。也许在孟夫子鞭笞之时，那位士人已经有了工作，即有事可做了也未可知。

士志于道的这个道，是什么东西呢？是道家的道吗？不是。士们耕余而读，其所研究既不是僵死的教条，也不是空洞的说教，而是经世致用的知识和技能。即使那些给官不做的隐士们，他们所研究的也是入世的学问。给官不做，是因为“邦有道谷，邦无道谷，耻也。”（《论语·宪问》）“隐居以求其志，行义以达其道。”（《论语·季氏》）虽然后来的道家老庄列们，喜欢说些激烈的话，也只是“遁世无闷”、“卷而藏之”而已，他们没有来世的观念，也没有彻底的出世的思想。也有人认为，士既然是“知书识礼”的人，他们就应该是文士，而不包括武士。其实，古代士们大都是带剑行走的丈夫，虽各有侧重，却是不分文武的。说各有侧重，一则身体有强有弱，再则所遇老师，有侧重文者，有侧重武者，再次则“穷文富武”，也有物质条件的限制，不过如此而已。很难说孔子的学生们都是文士，或者都是武士，不可一概而论。以子路为例，他勇敢善战，却未必不能文；再以乐毅来说，他是著名将帅，而他的《报燕王书》也是少有的奇文。

春秋末期，诸侯招贤纳士，发展自己，得士则兴，失士则亡。于是，士们也就渐渐地认识了自身的价值。加之春秋末期，讲学之风甚盛，士们就渐渐地觉悟起来了。“曾子曰：士不可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。仁为己任，不亦重乎？死而后已，不亦远乎？”（《论语·泰伯》）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，不能说不是一种高度的觉悟。一言不合，他们就可以甩袖而去。他们是他们自己的主人。春秋战国说客游士遍天下。中国有广大的版图，统一的语言文字，而且有大一统的天下观，应该说这正是士们的功劳。也许有人会说，这种以天下为己任，就是把十字架背起来了。人们常常把士叫做知识分子。其实今天的知识分子，怎么能同古代的士相提并论呢？古代的士有明确的以天下为己任“仁为己任”的思想，就算十字架吧，他们背得起来。今天的知识分子能行吗？古代的士们有天经地义的五亩之宅，这就构成了他们人格的基础。后来拿周工资或月工资的知识分子怎么能同他们相提并论呢？春秋末期，士们的这种普遍的觉悟，从其他方面也能看出来。《易》在周以前是坤卦在前，周以后则改为乾卦在前。坤为柔，乾为刚。这种改动，一般都认为是孔子改动的。再者，《十翼》为孔子